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王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六

宋　彭百川　撰

大中祥符三年夏闕上謂起曰知朕有闕即入禁中懷金錢出闕劉脩儀莊重寡言闕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闕進殊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焉李氏所生子後爲仁宗

七年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爲闕將軍封慶國公

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脩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國公食邑三千戸令止千戸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宫李氏所生於是五年劉皇后以為已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常呼后為大孃婉儀為小孃孃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謹敦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人情中外咸所屬望願早議

崇建上謙讓久之許焉丁酉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表三上許之先是寺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上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名對便殿勞問久之尋擢為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之如師傅癸丑上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九月辛巳太子賓客李迪言昨日東

宮賜宴臣獲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不輕放伶官雜劇未嘗接目瞻仰無不恭肅上曰嘗居内庭闕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温裕宗廟社稷之慶也闕四年以宰相闕準素輕曹利用丁謂見上不豫難於語言政闕謂等媒蘖之準闕思宗廟之重闕可以輔之闕林揚億闕所謀謂闕惧闕諾其請七月闕利用加平章事然闕等遂告變用懐政矣闕準乃貶懐政誅且欲并責及太子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論太子之不動揺迪之

力居多十一月乙丑上諭朕邇來寢膳頗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儲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於外皇后居中詳據卿可議之閏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惟演以為

然因白后兩宫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乾興元年二月上不豫寖劇自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莅軍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悉傾宫中財用遣使詣天下寺觀為上祈福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至於乳保小臣皆擇勤愿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皇帝即位軍國事權同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不

可乃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秋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魯宗道為右諫議並叅知政事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王曾建此議闕請五日一御）宰相率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十月已未附真宗神主於太廟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叅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

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自是隻日亦召馮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奭拱立不講每講禮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十二月京師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

天聖元年癸未命御史劉筠議裁減冗費從闕裕之言

也夏四月辛丑中書闕河東陝西部署并奉使契丹闕從之判吏部南曹丁度闕事一增勸講官二增闕河東河北役兵補闕坐私罪杖者聽闕戒外戚云闕上封者闕而御史闕御史以下各闕缺不補故言及闕日行法令審故事

丙午命御史姜同放天下闕安殿乙卯詔詳臣就觀御史鞠詠言陛下闕決屯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闕臣願陛下援進忠良退斥邪安為國寶以訓勸農兵豐

積倉廩為天瑞草水之恠何足尚哉天聖二年春癸未
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顧治之意三月皇太后
諭宰相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秋七月以擢
知開封薛奎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才崇
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賜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
皇太后微時常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旣如其言
遣使名之不至就問所須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
僧堂長蘆無三門后念之故有是賜寺門起承中成輒

為蛟所壞后必欲成用生鐵數萬疊成小門乃成言蛟畏鐵也天聖三年春江東主簿王堪上疏陳十事復制科置營田立義倉復閱武之法興郡學減度僧等事上以堪學通世務命試學士院甲子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七月辛未詔西川所造綾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事者以為言上謂輔臣曰朕政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臣約一錦之費可為絹數疋陛下崇節儉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十二月

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畿內民期以三年償麤已之半又散置糴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赴之訖春無飢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者程林權三司事建此議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天聖六年夏四月癸未命燕肅等議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五月詔罷温鼎廣等州貢柑罷咸陽民元守毫貢梨七月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詳定三司欠負凡放天下二百三十六萬十二月以范仲淹為按閣校理初仲淹遭

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縣令斥游惰去冗僭令選學敦教育養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奸雄凡萬餘言王曽見而偉之亦知仲淹晏殊客也殊薦人充館職曽謂殊曰捨仲淹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仲淹殊從之辛已上封者積税闕之利欲流天下通何無何闕月參政魯宗道卒太后闕石何如主對曰唐之闕參知政事吕夷簡闕久不用士遜授闕張耆上爾闕行用

明道元年仁宗皇帝即位妃默處先朝妃闕后帝不自知疾華闕苑中攢塗於嘉慶院闕宰相呂夷簡奏事因曰闕相以預宮中事耶引帝偕闕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闕簡請發哀成服備宮伏葬之時有詔欲鑿宮闕喪夷簡遽求對曰鑿垣非喪禮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宗勲三反夷簡正色謂宗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宗勲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等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癸巳遷用和禮賓副使八月壬戌太內火延及八殿百官晨朝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丁卯大赦時官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獄知府程琳以為不然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脩德應變今乃歸咎宮人宮

人付獄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寛其獄竟無坐死者殿中丞滕祖諒奉詔對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秘書丞劉鉞請太后還政言尤鯁切皆不報

明道二年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甲午皇太后崩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删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絶壬寅進尊為皇太后甲辰改葬永定

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仁宗聖政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夏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初獻可抗言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錄之壬子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因緣親戚

通表章若傳宣有司實封覆奏內降除官輔臣審處分
罷創脩寺觀毋獻乾元節香及山儀帝始親覽庶政裁
抑僥倖中外大悅名知應天府宋綬闕范仲淹赴闕丙
辰黜江德闕輔臣而德明等交通請謁斥遂恐偕以為
亂上不闕親政夷簡首疏陳八闕絶女謁踈近習罷
者夏竦等皆大闕獨不附太后簡方押闕右臨朝闕此
以干軍政闕閣中得德用前闕密李迪王隨李諮闕蔡
齊權三司使范諷闕右司諫戊午減天下闕餘餉遺近

臣侍史知雜事闕　陳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間曰
宮掖中半月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而上不恤甲申命
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
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上嘉納之七月戊
子詔以旱蝗去尊號令中外直言得失八月丙申贈修
古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擢倖用
事人人顧望畏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間撓初貶通判

杭州未行改知興化卒於官貧不能歸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內帝思修古故優贈之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甲辰詔以兩川綾錦易為細絹供軍須時上富於春秋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時御史龎籍言今冬螟為灾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先民之急上深納之十一月召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戊

寅大理評事川涣為右也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時盛暑請對上極言靖修飾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臺諫如此此中有云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宫無用之物内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民感名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從無用浮費民益怨矣甲寅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黙禱上帝願歸咎於眇躬

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貽陛下憂
今聖言及此必有以黙感天心矣富弼主北事條上河
北守禦十二策見廟筭門是日諫官余靖等言灾異屢見飛
蝗為孽陛下責躬引過祈於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
萬民於是歴言朝廷君臣上下有如是之失大臣有如
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遠加竄逐又言天下之勢
日可憂懼天人灾異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輔助之
至或朝廷尚闕庶朝廷闕七月闕平從富闕使副提闕

擢之或不闕從仲淹之闕按察使闕諫官闕聞不闕謂
輔闕過務為闕史劉混闕言歐闕之人闕只賴闕言便
闕可以利民委任之闕按察使未有大郊而老病昏昧
之人望風而懼近日闕任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
廷自沮其事其近降劄子乞抽還不使自沮按察之權
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九月甲申杜衍依前官平章事
兼樞密使衍裁抑僥倖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
至數十張輒内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上曰外人知杜

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參政賈昌朝爲樞密使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不學剛愎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已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言陳執中耶朕已召之諫官乃不敢言冬己酉知諫院蔡襄知福州以老乞鄉郡與孫甫俱論執中不從於是兩人俱

求出襄先得請甫使契丹未回蘇舜欽等坐事擯斥王拱辰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事見朋黨門知潞州尹洙上疏畧云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不能終者哉唐魏元成旣薨文皇親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遂覆其碑近世君

臣相得未有如文皇元咸而閒言隨之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之實難又云公論之與朋黨嘗係於上意不係於忠邪君臣大義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臣之深慮也詔如天禧政事置諫官六員見聖政門

慶歷五年春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樞密副使富弼知鄆州二人既出使讒者益甚凡在朝闕為亦稍沮止獨杜衍闕奏

疏闕　一請闕　若即有闕　表謝上闕　明逸表得挾朋黨闕
詔罷仲闕　執中闕　百二十闕　膽頗彰闕　勞之敢私闕　直
學士知闕　上言畧闕　可未闕　申餘闕　萌也闕　而仲淹安
撫河東秦闕　固執行之田況奏欲汰冗兵見遠畧門　歐陽修
言朝廷施行變更富范舉官之議又言富弼盡忠被黜
不報韓琦論富弼責補閒郡何負朝廷疏入不報韓琦
不自安求補外邇英閣讀漢書高祖封信齊王事上曰
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

度故臣下盡其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章得象罷政陳州御史裏行孫沆數以為言見遺拾門知制誥余靖知言州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者禮對契丹為番語也冬十月詔罷按察使之名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是命初議覃恩百官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事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恐執政宜防諠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乙未

邇英閣讀經武聖畧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逋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慶歷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歸罪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安利之壬寅上謂臣曰前日除用和子璋為閤門副使今次子珣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遷補

如此朕何以待舊勲乎呂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為示天下以至公抑亦得全外戚之福也王拱辰為三司使建議復榷河北鹽漕臣魚周詢別議增筭云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張方平見上謂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

之兩稅闕其禁世宗許之令陑闕卿語闕以手詔闕
詔下之闕報上恩且闕涕餘見財畜狐兔鳧闕事非專故
事乞闕之陰陽闕之議再畋闕言編修唐闕夘上封闕
已是闕一石闕十萬米此但引一路之弊闕古稱聚斂
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與朕結怨於民亟下詔止
絕之張唐英政要八年宮中衛士之變勾當皇城司王從善
等五人皆外遷楊懷敏夏竦庇之領職如故御史何郯
等數上疏言上諭郯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

此否鄭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過在君上上欣納之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幸澶淵詩又出手詔賜輔臣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欲聞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陰詐州縣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宰相執中固辭上諭至三四乃聽西府歸而上之時夏竦知執中不學實為帝謀欲困

執中也執中方辭未許參政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許之論者以為知體方平魚周詢所對見遠畧門葉清臣永興亦條對夏四月御史何郯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極論夏竦奸邪會京師無雲而雷者五上方坐便坐趣名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辛酉竦罷樞密使知河陽壬辰帝語輔臣曰春

夏久雨朕曰疏食夙夜禱於上帝儻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奥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爾宰臣文彦博荅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

皇祐元年春三月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秋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上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錫故以此

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皇祐二年六月
講書邇英闕但有闕大宗徒闕儉令人闕重遷若
闕下户田三闕溝壑誠闕如律曉告闕揮百司闕肆赦
帝謂闕寛大以闕託以圖闕嚴切闕祀以闕四月
庚子邇英講闕如楊安國曰鼎為烹飪成器之象其猶
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則必有顛之患上曰任
人不可不謹重也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
微朕每以疑難問卿得無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

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
明朕雖盛暑亦未甞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
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内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
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過因頓首謝五
月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朕甞
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
勸之六月無為軍獻芝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為
瑞賢臣為寶草木昆蟲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免

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戊子汝州都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暴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甚多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甚者罷之小者易之彥博等懃謝而退於是自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甲子信州民有刼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

飢而刼米則可哀恣而傷主則難恕小民無知終緣飢爾又曰刑不可太寛太猛為政者嘗得寛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能災卿等宜戒之十月上謂罷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上語載勅中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頃聞發運轉司惟務誅剝以斂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皇祐四年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

比歲不登民力匱乏常詔捐歲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
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江南調發軍儲是闕束闕一歉闕
之法試闕則覆虛闕列侍觀闕下當與闕陛下闕臺上
闕五年夏四月丁酉邇英閣講書問命侍御僕從罔匪
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
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咈如流水之趨下視羣臣若
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
夏禹之拜學士孫抃為諫議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

言質畧無威儀久處顯要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趍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輒令視事秋庚戌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能奏致使民税不得蠲除甚非官吏愛民之意宜

申飭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太醫進方內犀牛角闕其一通天犀也內侍闕物闕午殿闕事者多闕久矣朕以闕癸丑御闕日馬遵闕也中復闕及李林闕人主然闕天下公議闕少卿周湛闕辭上諭曰闕恐對曰臣闕月乙丑闕之興闕知審闕不實之罪上曰州郡闕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五月先是少不雨帝問翰林呂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則旱帝

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緯受命知河陽數月乙丑詔留
侍經筵六月戊戌知永興軍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
事判并州富弼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劉沆加兵部郎監
修國史彦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黄門數輩覘
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
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癸卯學
士張昪為右諫議權御史中丞上嘗語執政昪情直可

任風憲使代孫抃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咸謂三得人也甲辰知鄆州龎籍知并州知永興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用之未幾又以一言毀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秋戊辰資政

殿大學士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
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簡要切實四海之
幸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自古人君因信讒
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
之則羣書可不覩不達則博覽無益也帝益重之數欲大
用諫官誣奏育河南貸民錢事遂命出帥十月丁卯邇
英閣讀史記龜策傳上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孫抃對
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已又詢乎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

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上善其對壬子邇英閣讀左鄭人鑄刑書王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于鼎闕民闕太史闕免于闕矣闕嘉祐闕雪壓闕二月壬闕今日闕書四闕三歲大闕執政請闕戒知制闕加大闕可謂闕名而闕六闕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闕司會之言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闕引唐穆宗恭宗以死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

先是於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執政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其右宰相而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考官也乃為之詞已而諫官楊政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先付史館上悅從之七年冬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

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
御書又幸寶文閣為飛白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
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
石于閣庚午再會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
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
中花金盤香藥又名韓琦至御榻前賜酒一巵從臣俱
至暮而罷八年春二月癸未上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
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于景福

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幕裀褥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
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常如此此亦生民之膏
血也可輕費之哉

景祐君臣議樂

景祐元年十月壬午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
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朴律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
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歳親祠則重飾之歳既久所塗積
厚聲益不叶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属太常

肅等即取鍾磬刻除考擊用律準按試其聲皆合二年二月燕肅等上考成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閲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鍾則為大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名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

器相傳以為唐舊鍾亦有朴所製者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叶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刋之典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叶和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宋祁上文樂圖義二卷夏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王律以候和氣請於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内縣取葭莩從之戊辰命宰相吕夷簡王曾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參政宋綬蔡

齊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樂院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内入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編鍾一虡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律照因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知雅樂音律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侍御史劉繫言

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帝善其言不能從也五月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鍾舊飾以旋蟲改為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别鑱不為編鍾辛卯命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六月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改制雅樂俾叶絶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制之或未甚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敢變更聞其所為率

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
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
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
行盛禮燔柴岱岳瘞玉汾脽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
難行之典歲事之際雅樂具陳用以格神明服景貺先
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出舊制臣切以為
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照製器業已為
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先是

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云鐘磬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等以為不可其鐘磬十六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叶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辛未御崇政殿召

輔臣觀新樂景祐二年秋庚子侍御史曹脩睦言李照
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司按劾之帝
以照所作鍾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脩
睦和知杭州鄭向言推官阮逸曉知音律正其所撰樂
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先是所撰樂書所
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
陋敝於是敕馮元等詳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
具而不擊别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

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闕而未制今既脩正雅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康成當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鼓之數不具於經然神有尊卑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後元等復奏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叶

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鎛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議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鍾大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

不通矣真宗因詔黄鍾大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常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之辛酉上作警嚴曲付太常肄習名曰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名無取改奉禋作景安四祐安五興安四曲在元年大安曲在元年獨元率安

當考云已已崇政殿名輔臣觀所作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吕之數又敕更造十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以祀天方其首以祀地命李照同修樂書丁丑内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

長短六歴代度量權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鞮笠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九月李照言太常所用柷四面畫時卉未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雀𤴀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從之又與鄧保信作銅方響五架樂工以為不可施用罷之隨制内宫縣二十簴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武后稱制改用鎛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内宫遂及祭祀考

擊之法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鍾相應為樂之節也詔可丁酉李照為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其餘遷補有差以造新樂成也初照謂舊樂磬高乃以太府尺為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竒獨任所有更造新器所定黄鍾律又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無射倍磬又鑱破舊鍾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知不可不敢非之閹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照自造謂今華

籥乃郊詩葦管詩戲發且今華籥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華籥為雅樂議者嗤之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儀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華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鼓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

別使工人執旌最前翣繹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雅以
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舞
翣繹錞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叶舞儀請如祁所論奏
其冬禮官言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何休
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說故章太后
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宫之縣既用鎛鍾其後
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

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静為體今樂去大鐘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景祐三年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吉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鍾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白衣名對崇政殿與逸俱命乙未馮元上秬黍新尺别為鐘磬各一架六月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龠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權

衡詔馮元聶冠卿同校定以聞秋馮元聶冠卿宋祁上

景祐廣樂記並官八月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

心臣初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

簡純熙浹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

可但以氣象求乎就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所急且西北

二邊久弛備宜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急其所

急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音律法所造管尺鐘

磬度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

施用二年迄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九月丁度言鄧保信所製尺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用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差黍有圓長大小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啣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者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

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垂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啣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方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大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上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尺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厘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名

天下通知音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歷律筭有所製作宜不凡近攷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尺之為物果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

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公勗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公曽尺揆校古器焉本名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

酧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云圜法歴載壙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歴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法及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間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

有奇廣八分足技長八分間廣二分肉好徑二分半貨泉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好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閱經籍制度皆起周世知劉歆術業之傳祖冲之筭數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銅鍾律以均田度

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厘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葢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長六分有竒畧合宋周隋之尺自此論之銅斛與貨泉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及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

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於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林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常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量權衡其說疎舛不可依用謹考唐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鐵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揔十七校上進詔度等以鐵

尺景表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升太常新舊鐘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奏非素所習乞别詔曉者揔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歴代尺度長短未録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遣之

寶元元年七月右司諌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常覽

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用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鐘磬不經照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

施用

太平治迹統類卷六

太平治迹統類卷七

宋　彭百川　撰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唐末多故樂文缺墜

考擊之法久而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如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

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
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
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
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丁卯以御撰黃
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字下太常肄習之九月丁亥帝
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閲雅樂自宮架登
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阮
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

出新制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名鼓吹局按場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十一月名太子中舍人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鎛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名之閏十一月丁巳内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

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
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
唐樂是知經啓善術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
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
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樂經
久墜學士罕傳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加訪求終未有
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兹意宜委中書門
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

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宫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仍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春詔采磬石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

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而議者謂國
朝宗廟之舞名雖不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
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秋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
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
自景安而下十三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
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
宜名大安詔以太祖之勘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
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而朕之承聖烈也安

祖宗之安其仁厚十二月庚子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

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為黄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葢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

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今房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脩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五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謂一稃二米黍也亦比横黍所累者

長一寸四厘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輒論之帝名輔臣觀厘所進律尺籥又令厘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宫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生行之成八

十四調舊以宫徵商羽角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宫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窘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胡瑗等制樂以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

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
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
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
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
實分八百一十於筭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
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
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毛此古大矣故
圍十分三厘八毛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

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千八百一十分非外來皆起於律以一黍而起於九十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厘六毛圍十分三厘八毛長七十六分二厘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異其不同可見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非朝廷制作之意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為

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無姑洗夾鍾大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纔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為之旬月之效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烈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葢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

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又安可得哉於是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稱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

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為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壹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為方

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六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黄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於量則曰黄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黄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黄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黄鍾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

寸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七者八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璧羡度赤好三寸以為赤璧羡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赤既以為赤則八寸十寸俱為赤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

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方六千八百分令鬴萬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痲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痲旁九厘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

權衡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均聲中黃
鍾漢之斛其重二均聲中黃鍾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
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
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梟氏為鍾大鍾十分
其鼓間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之以其一
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
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
鼓為三叄各以其律之長短為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

無長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門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厘六毛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厘五毛與方尺深尺六十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

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律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求其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而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决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患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

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政令不亦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脩制二局莢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説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辨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

辨其是非焉十二月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
博鍾十二黄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
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分深一寸
二厘篆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舉舞每處各
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
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鍾並與黄鍾同制而兩
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
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鍾

大吕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黄鍾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

一股為二鼓為三参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股博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詳定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為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説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

大小之制者據此黄鍾為律臣曽依此法造黄鍾特磬者止得依林鍾律聲若随律長短為鍾磬大小之制則黄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黄鍾才四分之一又以無射應鍾為宫即黄鍾大吕反為商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而臣强之象今參酌其鎛鍾特磬則制度欲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吕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夏翰林學士承㫖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

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短長磬有大小黄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宫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鍾磬一以黄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詳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兊言曩者紫宸殿閲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喧嘩夫

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用賦遺之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别又數勸上用新樂於南

郊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名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帛有差八月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并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宿為翰林九月乙酉崇政殿名近臣等觀新樂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鍾律者考

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主律也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

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懌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傚諸古矣逮制作之後聽者雖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絶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

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阮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議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乃變為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二分竹琴簫也後世變而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科揁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叛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宫軒為聲而槩用殊方别部為淫聲殊不知大畧起

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栝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榻椄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栝盂榻椄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夫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沾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是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

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緝其語以俟知音者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大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鑄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永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

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鍾又長角而震掉不和著作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自臣伏見自棄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使樂無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折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輒用新樂也

不然何以方樂作之初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言創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别加制作丁丑詔用舊樂

皇祐明堂之議

皇祐二年春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明堂乙亥帝謂

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
文彥博曰此禮之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
之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
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諸
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
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己丑詔以大
慶殿為明堂
癸丑詔以季秋辛丑大享明堂先是禮官上王者郊用

辛葢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將用辛亥葢九月二十七日也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自序畧曰上溥三代旁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説之謬者正之以合開寳一年之典輔佐一夜觀書之勤其書内降出尋復有詔進入乙丑内出詳詔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統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祀本無地祇位當時正合祭天地

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上帝不及地祇配坐不盡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況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為大享葢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

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圜丘之位陟降而勞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文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壬申詔輔臣與禮官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一祖二宗在東西面黄帝在太皇帝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赤白黑帝各

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
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
于郊壇爲第一龕位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庭中少
東南别爲露幄五帷十二次紫微垣内官五方嶽鎮海
瀆歲星真枵鈎星以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於
郊壇爲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黄道内天宫角宿攝提五
方山林川澤以下二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道東西
版設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黄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

衍原隄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廂周環殿後版設
以北為上於郊壇為內壝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
稍與壇壝位敘相類云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用
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緣國朝南郊雖
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十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
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既報可尋詔
合祭並侑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犢凡用犢
十一羊豕悉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從祀神位

從之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及璠玉初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璠玉今獨有璠玉無乃於祀典闕乎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製為琮玉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温祭玉之備始於此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用璠玉下有司作禮神玉於是造琮璧止用璠玉等九器祭畢藏之唐以來玉已不備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寶制度圖丁酉明堂禮儀使言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赤黃白黑神州地祇位奠

玉幣次詣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酌獻之序如之又言明堂所用之樂皆當隨日用律從之九月庚戌詔樂曲名常祀同者更之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音為一曲用宫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毋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黄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二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黄鍾宫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隸於太常周明堂樂見樂門秋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清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帝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清安五曲宜以無射為均大

簇為角獻青帝大吕為徵獻赤帝林鍾為宫獻黄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黒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上堯臣等言大享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八月子孫奏薦恩澤以大享為罷自知杭州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義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何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録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省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大學助教丙寅草

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輒止罷祭神州地祇時積雨彌旬帝請禱䄵中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霽人情胥說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享大廟辛亥大享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十年亦遷改即不為永例冬十月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辛未詔宰臣文彥博宋庠參政高若訥檢討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皇祐三年春丙戌文彥博等上明堂記三十卷紀要二卷上為之序鏤板以賜近臣

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闕除之

康定元昊擾邊

仁宗皇帝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性凶鷙殘忍面圓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

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毋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
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衣綺衣此聖
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
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
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詔報視朝三
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
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
賜賻絹七百疋布三百疋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

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楊吉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奉貢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度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又聞屋後有數百

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丙申詔
蘇州所没丁謂庄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
玥為供奉官
景祐元年趙元昊始冦府州閏六月乙丑府州言昊自
正月後數入冦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秋七月先慶
州柔遠蕃部廵檢嵬通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
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冦稱報仇沿邊都廵檢楊
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

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詒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八月徙劉平為環慶路副都部署上初擢平為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常建言臣前在陜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有將畧所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十月趙元昊自襲封始為反計多招

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分文武或靴笏幞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韣乗鯢皮鞍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毎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

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冠
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乃
更廣運其母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
之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
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祗
候王中庸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勸為
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

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
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上欲用之會丁母憂景
祐二年十二月趙元昊遣蘇諾爾將兵二萬五千人攻
嘉勒斯賚敗死畧盡蘇諾爾被執元昊又自率衆攻氂牛
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
安爾宗噶爾帶星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
絶歸路元昊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噶爾河
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嘉勒斯賚并兵臨河湟斯賚知

衆寡不敵壁鄜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志其淺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嘉勒斯賚來獻朝廷議加斯賚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謂二冦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御四夷也議遂寢

景祐三年冬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元年再舉兵

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啣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已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却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斥候如山遇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已意約回

務令邊防安靜初趙元昊悉會諸部酋豪剌背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正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持偽告語士彬絕黃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挈其妻入野利羅子呵遇及親屬二十二人以珍寶石馬來降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軍朱告以告之延州郭勸勸與鈐轄李謂狐疑不敢受先是山遇等豫寄珍寶於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

其物荅云無有言未嘗招誘之勸謂亦以自為德明納
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弃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
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此詔勸謂尋遣山遇還山遇不
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送元昊至鐍移坡元昊集
騎射而殺之山遇名惟亮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元昊
惡其不從常語惟序曰汝告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與
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來降
弟惟序曰南朝無人不知兀卒所為將不信兄兄必受

害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為汝累當置我空中縱火焚之山遇等如母言及為韓周所執號泣稱寃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黄綿胡冒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誘我叛降我當引兵往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黄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十二月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

趙元昊反辛未徙環慶路副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劉平為鄜延路副部署范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絶之寳元元年冬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孔仁孝皇帝改元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神元年遣潘七布昌里馬乙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凉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二年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偽官柢延州郭勸李謂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閲

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顧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使者及東華門始中國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宗祖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邊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八章爲五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

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謹遣駑涉俄疾你厮悶卧普令濟嵬伽崖妳奉表詣闕以聞趙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寶元二年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籍屬

揭榜於邊募人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沓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地推恩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勤等擊走之賊又三萬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都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據鞍嫚駡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御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勤為左騏驥使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

故超四資授官西河人也是日元昊復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書畧曰既先違誓約又别降詔命誘道邊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膂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體又云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妬嫉何為

康定元年春鄜延環慶經畧司言元昊遣使至境議和詔所上表如不虧臣禮受之如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之懼甚即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

地澗而寨柵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請濟師疏入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申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乘勢抵延州城下副都部署劉平領兵與石元孫合軍救延州夜至三川口十里止營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名之為外援戊寅五將令步騎萬餘東行

五里平令諸軍齊至三川口遇賊官軍爭奮殺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却二十餘步黄德和居陣後見軍却後遂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馳追之并力拒賊德和不從遂驟馬追平率餘衆退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明旦賊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皆被執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解去城不陷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殿直懷寶並戰没詔黄德和石元

孫領兵防邊劉平援之士彬所部仍令延州招集時朝廷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居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鐵面相公夏人畏之元昊反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隷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隷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

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真既出境夏騎大入諸降人皆為内應士彬時在黄堆寨聞敵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寳俱陷沒雍初聞夏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敵得入懷寳諫曰令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寳遂力戰或曰元昊得士彬劓其耳不殺十餘年乃卒於夏中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

故也延州之役左侍禁閤門祗候郭遵以西路都廵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黄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出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横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𦙍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即仆地被殺知樞密院事王䎖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

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駿常使河北過真定曹瑋瑋曰
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
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榷易漢物不如
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榷
易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貫不
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駿時莫究
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反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
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悦宰臣張士

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黜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黄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彦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子仕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奸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没狀上即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疋錢五百貫布

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懃與通判臨卭許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彦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内侍用事者多為守懃遊説知諫院富弼言盧守懃黄德和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遽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始延州民請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之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乃民有急不得訴之

朝則北走丹契西走元昊矣文彦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而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恤孤憫忠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觧體乎丙午腰斬東染院副使充鄜延路都監黄德和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延州都監周美言於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

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於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文蒿寨遂至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其牛羊槖駝鎧甲數千計遂募substituted兵築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賊即引去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西賊寇三

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所中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縋糗糧與之師既飽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敵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皂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胄而傷右臂珪右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

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没者凡五千餘人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倉偽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梡中所藏蕃

賊不知人數賊時盛兵冦保安及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聲言廵邊召都廵檢任政華池寨王胡求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戸蕃官且或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又遣别將駈所犒蕃官行前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各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還賊遣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

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
封人後改名恪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禮賓副使王珪
名馬二疋黄金三十兩裹瘡絹二百疋仍遣使撫諭之復
下詔暴其功寨下以勵諸將尋命為舉路駐泊都監復
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丙申環慶部署
沂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賀州防禦使賞白豹之功也尋命福知鄜延路副都部
署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為

右侍禁閤門祗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其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慶歷元年春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都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議事會經畧

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閲兵折薑會諜寇渭州已丑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受福方畧出敵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粮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

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内侍劉肅與賊兵一消戰於張家堡南斬數百賊棄馬羊槖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之福懌合軍屯好水川宋觀武英為一軍屯籠洛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粮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已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

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八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鉄簡挺身决鬬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

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出軍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傅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訾斌陜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鈞俱没於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十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纔五里然不相聞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圍

中欲援出之軍校有觀望不進者珪斬以狥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殺賊數千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不荅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强射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

致福軍中傅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書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說二篇方元昊傾國入冦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奏至上深悼焉夏六月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且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之言也

秋七月元昊冦麟府州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懐德

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極巡檢黄世寧以兵萬人援麟府州又徙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既久士卒渴之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堞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二日當渇死今尚有餘以污堞紿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乙未元昊陷豐州庚戌鄜延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庫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已陷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間二州閉壁

不出民乏水飲黄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果因徙亢使經度之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闔不啓亢曰我新軍帥也出所授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寇騎尤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其時禁兵敗北無鬬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寇游騎比明或

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宕之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諜伏賊塞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郄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乃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寇棄堡遁去乃築宣城寨於歩馳溝以捍寇路鄜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寇

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慴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束乗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先是屯田員外郎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冦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綵數千旨矯詔賜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為救至州無

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内人也鄜州都監王凱者全斌曽孫常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冦破之又破屁青黄羅部再戰於伺候烽前斬首三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牛槖駝器械以數千計冦圍麟川乘城拒鬬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冦尤抄掠道不通以為内殿崇班麟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岊護粮道於青眉浪冦大至與岊

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斬首六十五級
又入兎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鬬
不觧至暮寇潰又斬首八百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
千遷南作坊副使張岊者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畧
善騎射天聖中西夏偽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
麟州夏邊户約還子然後歸所獲麟州還其子而阿遇
輒背約安撫使遣岊詰問岊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
遇語屈留岊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臠啗岊岊引吻就

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弦弓張鏃指㕓腹而彀㕓食不輟
神色自若阿遇撫㕓背曰真男兒也翌日又與㕓縱獵
雙兎起馬前㕓發兩矢連斃二兎阿遇驚服㕓馬槖駞
悉歸所獲如故約州將補為來遠寨主手殺僞首領俄
易兒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麟府
時㕓為教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黄黨兒兩族射殺數千
人斬僞軍王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騎方
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寇騎充斥不得前康德輿管

句軍馬司事遣邑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矢中雙頰邑拔矢鬬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角陴下賊將登衆驚曰城破矣邑乘陴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為稍却衆心乃安飛矢中右目而身被三槍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於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游兵常往來境中邀奪餽運以邑為鄜府州道路廵檢至深柏堝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數百

近郊民由比秋成未獲㠯以計千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粮道破賊於栢子寨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寨下㠯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㠯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為賞薄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將據有其地㠯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偽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三寨俘獲萬計又有王吉為麟州通判官被圍急苗繼宣募吏民通信求援吉

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寇騎百里無所用衆請髠髮衣彼服挾弓矢賫糗粮詐為夏人夜縋出遇寇問之則為夷語荅之兩晝夜然後出敵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問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除吉奉職本州措使吉常從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十人卒遇寇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當盡斬若

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寇大將寇衆大奔衆軍乗之寇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常與寇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之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寇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為王吉子而為寇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挈二首級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毎與寇戰不過一矢即㨪弓矢袒而出手殺數人然後反曰我當張弓挾矢之時一往銳氣彼若倉卒無備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張岊齊名卒不至顯官壬寅知

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出無功濟其凶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常就自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為冦三年雖常得逞然重於舉衆故必歳年乃罷一入連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絶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夫夷狄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於大國為仇儻有悔心勢未能

自通誠朝廷雖欲招徠而非特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
郊大禮宜特推曠因以示綏懷之意或時降一詔或著
之赦文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单使以諭上意足彰朝
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
慮為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上喜曰
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
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丙辰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

具事宜以聞若令偽官持私書至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慶歷三年正月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寇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龎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往勞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

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受寇僞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娼優皆精於射寇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罷籍言世衡披荊(闕)立青澗城若

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詔勿問及歩闕州諳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膓鉄石也今日為公淚闕戊子降詔奬諭知延州龎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塞城也元昊之據承平塞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齋三日粮直擣巢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獨無功未幾賊復掠土埏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還軍屯

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由廳子部西濟大里河屠劉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際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二年五月癸卯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管勾鄜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𨼆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亢所將纔三十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

地前鬬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勵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强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懦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摶戰良久伏發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

川五堡鱗川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栅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强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蹟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弗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

成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閏九月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川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

朔王沿命懷敏將兵救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賞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 闕 使伺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 闕 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 闕 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遠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 闕

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戍闕李岳西路都監瑺等分兵屯鎮戍城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閲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鋭其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栅城市栅扼賊歸路固守鎮戍以便餉道竢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

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滬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何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名珣等入定州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留定川寨北項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毁版橋斷其歸路別為橋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

其衆劉賀帥蕃兵鬭於河而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鋭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城面被流矢仆濠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闕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

薟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闕萬秦鳳路二

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冬十闕西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置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本路經畧安撫使招討副使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没賊踰平凉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

鋒左班殿直張迥逗遛不進泰斬以狥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覲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相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欵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摟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十餘級先是以西邊將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制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還禮賓使榮

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令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狄青時亦被名會賊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畧安撫使沿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

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旋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而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會有詔令琦為樞密直學士兼侍御史琦

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思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
遷其官琦辭所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
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癸丑
贈懷敏等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
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丁卯涇州觀
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
虢州坐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
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寇至發伏

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冦乘勝直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不聽故及此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欵議元昊納欵事見經制西夏要畧門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賀從勗赴闕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

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齎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

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袁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
乙酉元昊復遣吕你為定幸拾寮黎罔聿嚷與邵良佐
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
也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
議事鄜延經畧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
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四年冬十月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
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

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即以歸朝廷歲賜乞如常數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多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庚戌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

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勝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内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主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絹茶等物改所賜敕書為詔

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
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於宥州關律則來賀正旦
自是歲以為常時律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時也甲申
詔曰朕以元元之故已赦曩霄罪復許為藩臣約誓寢
兵與之更始朕念興師以來陜西士暴露良苦民疲轉
餉其降擊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民賜緡錢民去年逋
負舉皆勿責蠲其租税之半麟府州常為羌所冦掠除
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五月

夏國主曩霄遣使來謝册命八月詔陝西河東嚴戒邊吏
毋得輙有生事辛未詔班歴于夏

太平治迹統類卷七